



天民遺言

乾

田仁
31
21



仁
門
號 31
卷 21



天民遺言

嘉言懿行德之章也前龜後鑑學之則也嘉言由
懿行立後鑑因前龜驗予弟亮嘗事於予外養不
越內養不疏德義日修學問兼長忽病而卒嗚呼
痛哉見其手筆潛然莫禁頃者門人搜求遺稿于
弊笈中欲入諸梓以優于初學予亦不得已訪詢
遺言于同志中集錄若干篇以附其後享保已亥
九月十五日并河永崇永父述

天民遺言



世事讀書

問世事紛冗不暇讀書廢學日久爲之如何曰所謂世事雖多盡是人道人道不勤而更何爲學問之道不在讀書上而在實行之上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夙夜欲利入仁之方也夙夜欲利己不仁之事也既而又曰欲以閒暇讀書則恐無讀書之日欲以有餘周窮則恐無周窮之時道乃人之道也謂之彛倫蓋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固無難知難行者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見善則遷有過

則改爾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亦由所易知易行而著實作工夫則無不有益者

如讀語孟須要看得聖賢深意之所在與其機宜之所存其答仁孝政事之問皆因其材而篤焉故其言有先後之不同也觀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入故退之之類而可見矣且要不蒙蔽於解釋注疏拘泥于言辭之上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注者云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豈有孝弟來恐非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蓋謂自家元是萬善悉備天然完完全全自足之物豈有

四者而已哉語孟之中曰仁義曰孝弟皆就人心發見上而言註者之謬實因以仁義爲未發也孟子首章註云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此亦誤矣按此放於利而行之利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欲益於我國必損於他國之意也故下文分明云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凡國貧則不能恤下民救與國兵弱則不能備不虞制凶暴不可以爲國也語曰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子貢問政子曰足食

足兵民信之矣是皆聖賢之事業孟子何以拒之後之學者以學問事業判然爲二故高談虛玄研精性理以爲儒雅以爲得道如經濟之業富強之策反以爲卑野狃之事爲之末不自知陽儒陰佛實可歎哉

操存擴充

或曰先生平日之言學問之道專在操存擴充敢問其下手工夫曰孟子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謂不言而喻不思而到無時無處而不有四端也然賢者而後恒勿喪焉耳如庸人不能無

昏昧放逸自棄自暴之病故學者之要在操存焉耳是以朱子立持敬主靜之說陸子有收斂精神之言亦可謂實勤矣然其流弊將必有專虛守枯調息澄心靜坐一室者此皆助長之爲害亦已甚矣孟子所謂操也者譬如舟師操舵乘風鼓浪雖知無所事事而使此心在焉則涉浩蕩無際之海凌巨濤萬里之險無有覆沒之難遂到其所期之津若學者亦無遺忘無助長則此心自存乎我而見當惻隱者便惻隱之心愈切見當羞惡者羞惡之心愈浚見當辭讓者辭讓之心愈厚見當是非

者是非之心愈辨無復有嬖孽奪宗認賊爲子之弊擴張大也充充實也人人平日應事接物之間使四端之心皆張大充實而不虛餒則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邇之足以事父母遐之足以保四海矣且夫四端之心之發也無親疎無遠近無輕重無小大隨見而動隨感而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者自親及疎也自穀觶之一牛以及凍餒之百姓自匍匐之孺子以及蚩蚩之黎民自嗟來蹴爾之食以及千駟萬鍾之祿者繇小逮大也

後儒知無私欲之爲仁而不知濟民利物之爲仁其
學樂枯寂之弊也

如記誦文辭之學恥一字之不穩一物之不知者恥
非其恥而恥心亡矣所謂壁壘奪宗認賊爲子之
弊也

聖人本領

學者先須要知聖人之本領蓋知其規模之大才德
之盛而後可以論聖人矣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不爲也者是德量也得百里之地而
君之能朝諸侯有天下者是才略也合而謂之本

領語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又曰苟有用
我者春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其才德之盛豈可
限量哉然世知德者鮮矣是以其見而知之者唯
有子貢之徒在也其聞而知之者獨孟子而已矣
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
行緩之斯來動之斯和則見而知之也孟子曰自
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則聞而知之也是皆感
觀得乎夫子生存之日行事之跡者如此矣宋儒
之言曰孔子豈賢於堯舜乎但門人推尊夫子之
道以謂仲尼垂法萬世云爾此但以信之不篤思

之不精徒知崇尊夫子而不知其才德之盛也蓋
夫子之道海內仰教萬世取法者自後世見之則
固已如此然而當時門人宰我有若之輩豈能逆
知之而推尊之者哉後之學者豈徒不知夫子哉
又不能知子孟子矣宋儒解子孟子致爲臣而歸之章
云齊王所以處子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
爲國人矜式者云云是實大措大眼孔小之所致
而欲待孟子以大學博士國子教授之事也孟子
之言曰天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又曰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其

自任以天下之重亦如此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
不能用而去爾此與夫子去齊其意相同矣學者
苟不知聖賢深意之所在而立大有爲之志何足
以稱儒耶

大學

大學之書龍頭蛇尾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
舒則財恒足矣此鄉曲市井之人亦猶可能也至
如子路言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
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

方也則非有果決之質幹蠱之才者不能也救時
之事業經濟之先務學者不可不盡心焉

中庸

無過不及而平常可行之道謂之中庸與所謂中行
其義相同矣如伯夷柳下惠雖已至聖域而未可
謂之中庸仲尼之不爲已甚乃是中庸

天命之謂性一節簡約切實說出學問之大綱蓋性
者人之所稟乎天而自然之實德卽是仁義禮智
故曰率性之謂道聖人能脩斯道以建其有極使
斯民之善道而不陷于邪路故曰修道之謂教孟

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
我也我固有之也是皆率性之謂道之謂也故荀
子曰子思唱之孟軻和之是也或曰仁義禮智四
者皆道德之名而非性之名者此浮告子義外之
說而非子思孟子之旨也

中庸發揮云自喜怒哀樂至萬物育焉四十七字本
非中庸本文蓋古樂經之脫簡誤攙入于中庸書
中耳可謂卓見矣宋儒嘗主張此語極論未發之
中大害于道也

舜好問章述聖人之大德夫好問之益大矣而雖鉅

儒輩猶未有能行之也。且於高遠幽妙之理，喜而尋究之，於淺近易知之言，忽而不察焉。殊不知道不外於人倫日用之際，而尋常說話中自有至味。存唯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此其所以爲大智也。兩好字須深玩。

費隱章及與天地參無聲無臭等語，皆是贊道之詞。宋儒以爲實話，故其說出於高遠，而大誤道也。

第十九章詳說宗廟之禮，所謂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逮賤、序齒、治邦之大經，悉備矣。誠能行是五者於天下，其欲不治可得乎？論語所謂知其說者之於

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宜以此章爲注腳。

書經

書經載四代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高出於六經之上。蓋聖人之學，本主經濟，尚書記其實語，孟述其道，可謂相表裏者也。學者務善熟讀焉，則長一格，價張橫渠曰：尚書最難看，蓋難得曾臆如此之大。若祇解文義，則不難，可謂知言也。

二典具述堯舜之作用，可見其授禪巡狩封山濬川、分命九官、制禮作樂，總是何等力量，何等運用。臯陶益稷，二謨都俞吁咈之美，粲然可觀。言言句句

具眼濳玩則於治國之要必有所見得焉洪範亦具列經世之條且五皇極論人君建極之道最有濳意當欽服焉陸象山曰唐虞之世道在臯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蓋謂此乎

今文金勝一篇固非伏勝之所傳予竊疑焉頃日偶閱王廉所著金勝非古書論益知其偽撰古文先儒多以為非真予嘗引證傳記以詳辨其偽書序疑出于偽作古文者之手乎朱子已揭其牴牾大序亦非安國作陳同甫以為魏晉文字二子之見卓矣

蔡氏集傳解得七分王耕野所著讀書管見多所發明王魯齋書疑考定錯簡而文理稍覺順妥唯於斟酌其意以施于家國之方予竊不讓之于諸君耳

詩經

詩道志古人之一言至矣盡矣夫詩無善惡無邪正皆可以見人情之所在也先王之治天下禮樂制度政教號令臣子之事君父服勞幾諫陳善閉邪皆莫不具備於此矣所謂可以群可以怨適之事父遠之事君及授之以政而能達使於四方而專

對者亦皆以其能通于人情而達于世變也倘否則所謂墻面而立者也其不行也必矣

夫子訓伯魚以爲周南召南蓋兼三百篇而言非止以二南也觀伯魚對異聞於陳尤曰不學詩無以言而可知矣史記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蓋以有古書所引逸詩之在而言然恐非也語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夫子已稱雖多則當時既止三百篇而非夫子刪之的然分明

鳥獸草木之名朱傳全據陸機草木疏考諸爾雅本草等書有舛差博物之士須辨識焉

易經

問易之書先儒以爲文王周公孔子之辭然乎曰吾未能信之歐陽公亦已有說蓋明夷六五箕子明夷利貞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是不直指曰誰何氏之稱也且既濟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受其福大畜六四童牛之牯如此辭氣全不似廟堂大人之語而相近乎閭井處士之言者亦有之矣敢問語曰加我數年五

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何也曰先儒已疑此章有誤字語意全不通亦不足以爲證也
易之爲書固卜筮家之言而非聖人之學也觀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及左丘明之所錄而可見矣後世儒家有程傳道家有正易心法佛家有周易禪解皆各假之以說其道耳固非易之本旨也雖兩漢唐宋各士宿儒皆以爲羲文之所重畫周孔之所繫辭此所以不能無太極無體天人一道之說陰陽消長理氣聚散之論而卒馳于虛玄遠于民彝也夫天下之事豈惟六十四卦之所能盡哉其

於一事亦豈六位之所能兼哉學者苟能熟讀詩書語孟而至於理明義精心知通曉之後則其人倫日用之常天下時勢之變雖不假陰陽卜筮之書亦豈有難處之理耶

春秋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先儒以爲垂致治之法於萬世者恐不然此書專爲憂當時而作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廢後春秋作言及周室之赫威寢衰先王之遺躅已熄而風刺之發於歌謠者亦亡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故孔子

懼作春秋則非爲垂百王之大法於萬世而作也
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於其
義則丘竊取之矣杜氏所謂仲尼因魯史策書成
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發其新意而復其舊章
其義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
餘則皆卽用舊文是也夫周室史官之書法不獨
魯有之天下諸侯亦皆有之故曰晉之乘楚之檮
杌魯之春秋一也是以當世雖亂臣賊子日熟其
禮耳習其典至若趙盾之奔許止之藥之事其臣
子能自受其罪而不辭史官亦直書其弑而不容

疑也况夫子以天縱之聖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
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天下豈有
所逃其情哉此所以當世之亂臣賊子懼而不得
肆也法與世變禮與時殊故及至後世雖老師宿
儒亦或不能盡達其義况初學鯁生乎况於亂臣
賊子何懼之有王荊公以爲斷爛朝報蓋謂此乎

周禮禮記

問周禮曰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孟子曰其詳不可
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此孟子所
不見非其真也的矣故程子亦曰周禮不全是周

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儒撰入者是也

問禮記曰先儒已論之其書麗雜而間有格言故反迷眩人也因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之言而作為歌哭不同日之語遂使程子得狂死市之嘲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蓋謂蚤作而能勤勉其業而非謂以東方未白而必興也禮記因其語而設成雞初鳴咸盥漱之法是故世之稱小學家者流之徒以村雞初聲之時咸盥漱櫛笄衣服佩用秉燭照步徑適父母之寢室彊問其燠寒

疾痛使其親不得安眠亦有之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嗚呼信哉

貢法

問貢法曰班祿爵之制徵兵賦之法宗廟朝會之典宮室衣服之用皆出於此則經世之本治國之要也上稽唐虞下閱三代什一之外有貢篚之物加之以兵車橋梁之費城築力役之征今夫本邦於兵賦橋梁之費城築力役之征則取之乎公而不取之乎民大率用十四之法者亦不為甚過多矣然如重之以一毫則真大築小築也可不懼與古

人所以督責澁耕易耨乘屋播穀之業而使民不
得緩佚者蓋無一夫之不耕無一婦之不織國不
乏於九年之蓄積則雖有堯水湯旱之災使斯民
自無有凍餒之患也所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
此之謂民之父母後世天下之人牧能有志于此
者鮮矣故浮費無節橫賜無常務宴安之逸遊縱
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廢實
均實贏之法而取民無制壞常平義倉之典而倉
廩懸磬凶年荒歲則富商大賈專財謀利遏糴閉
粟故生民之塗炭於此極矣實可歎哉

樂

問樂曰里巷之謠樵漁之歌豐年則有嘽諧之音荒
年則有促蹙之聲其本只是相判乎和平之心與
鬱憂之氣耳韶舞猶存而桀紂亡雅樂已絕而漢
唐興則特在乎其本而不在乎其末也本邦所傳
唐樂高麗樂舞容異俗聲音殊風故通其義者幾
希矣則於風化何益之有如平重衡就擒彈黃犍
急伶人助元見鱗弄還城樂皆其義之所取本無
相關涉者固不足以爲雅致也今竊思采錄自萬
葉集以還三十一代之撰暨雖今人之所賦里巷歌

謠之陋輔翼名教維持彝倫示勸懲正性情感動人心者律之以神樂催馬樂之聲容使愚夫愚婦人人易曉則庶乎民俗風化反朴還淳而亦有補於國家之治道也曰先生何不爲之考定哉曰制禮作樂天子之事而非庶人所妄議也且夫若器數之末候氣之術皆樂工之事祝史之守也君子所貴乎道者固不在於此王守仁曰譬如大樹有多少枝葉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養工夫故自然能如此非是從枝葉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學者學孔子亦須要如是也可謂知言矣

性情心

問性情心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皆一天也因時而名異也曰濛曰漢曰滄浪皆一水也因地而名異也曰性曰情曰心皆一心也就事而名異也故孟子言性善也曰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繼而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則古人之言性情心皆相通非如後世學者判然爲辨別也曰其所以有稱謂之異何也曰以四端之心與生俱生而言謂之性觀天命之謂性及父子之親天性也之類而可見矣以其委實無僞而言謂之情

觀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及得其情哀矜而無喜之類而可見矣以其以思爲職而言謂之心觀心之官思及以耳目爲小體以心爲大體之類而可見矣此非如心統性情之說而三者各爲鼎位參立於胷中也譬猶漾水至武都曰漢水下於滄浪洲曰滄浪水非三水相合而同流也夫有時而慘然戚于衷則涕淚爲之垂固可知一身渾是惻隱之心非此心之外別有性情也慄然怖于內則身毛爲之豎亦可知渾身都是恐懼之情非此情之外別有心性也睅然盛乎中則見面益背亦可知全

體總是清和之性非此性之外別有心情也辭讓是非喜怒哀樂亦復如此譬猶當畏日炎熱之時四海之內山川原隰盡是暑夏當愛日凝寒之節天地之間四維八陬盡是嚴冬未有生長收藏一日同時各爲隅位乘居而並行乎天壤之間也夫於人心何以異此曰然則如艱然忿怒之盛茫乎昏惑之甚或一言以發之或一事以曉之則其人胷中快然忽如煙消霧釋何也曰是所謂出入無時無知其鄉人心之妙用也夫聖人論人心之妙者至此而極矣自此以上無所用其力矣而更欲

求向上一路而遡其源，拔其根，直得真面目者，佛老所設之教，而非儒者之所宜論也。曰：然則所謂人人有貴於己者，卽心也。性也。情也。何以有爲善有爲不善，曰：陷溺其本心，枯亡其性情，而然天下之爲不善者，亦雖至不可算，莫非陷溺枯亡二者之所爲。所謂非才之罪也。或問曰：朱子解明德云：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然耶？曰：此言原乎程子虛明善應之語。然虛之字恐誤。後學夫心者，信也。實也。天下之物莫實於心者，故莫貴於心者。有是實心，故有是實物。如

以心爲虛，則天下豈復有物乎？人心之明德，譬猶日麗乎天，照臨天下。土曰者實也，亦不容說以虛之字矣。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本是一箇誠實心，因其所遇而其稱不同耳。堯舜之德光被於四海，自是實心而出。孔孟之道垂法乎萬世者，自是實心而流。張良爲漢謀，李泌爲唐策，會衆垓下，尅復如期，挽回天下者，皆因一心之運用。爾敢問先生曰：心者體中之名，有證左耶？曰：如佛氏三世不可得之說，所謂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今試以事實曉之人，熟寐戲以物壓其心，則魘或自手誤掩其心。

亦廢醫家所謂心臟亦是也故孟子曰心官則思是猶目之官辨色耳之官識聲心官則思慮是是非非者是也外此豈更復有心可得哉

治生

有二人問治生謂甲曰先儒曰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諸葛孔明身都將相死之日廩無餘粟庫無餘財其廉所以能如此者以成都桑土子弟衣食自有餘饒爾吾子其思諸謂乙曰陽明王氏曰許魯齋謂儒

者以治生為先之說亦誤人蘇秦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此亦一術也門人問兩人問同而對異者何也曰亦各因其材也敢問先生所處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吾願學焉

敬勤

敬字亦學者之所當務宋儒說敬非無益乎學者然如在中之說大非聖賢之旨也宗廟社稷之中不期而自敬是自然之敬禮之所存也程子曰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之中何敬之修乎是亦恐不然也蓋若夫子有平居燕居之敬

有宗廟朝廷之敬熟說論語可見矣
勤字可與敬字並貴重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勤詩
云豐豐文王令聞不已是也

生死鬼神

問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浮屠生死流轉天
堂地獄之言亦有之乎曰不知也曰無之乎曰不
知也曰敢問其所以不知曰吾子以爲夫子嘗畏
於匡圍於蒲厄於陳蔡之間者逆知當有如此之
難而好經過其地者乎曰否意不知之也曰然老
農能種而未必能斂穫年有水旱也聖人能慮而

未必能自達時有通塞也堯舜之聖不能前知筮
中之物周孔之智不能逆識來日之變况於死生
相隔之事哉夫中華西域書信相通賈胡歲來則
固知其國如彼所謂極樂國地獄界未聞生人
往還信使聘問則何以得謂有乎然而未嘗能往
於十萬億土之西入乎五百出繕那之地下而且
睹其無有安養土泥犁耶則何以得謂無乎吾真
不知矣豈徒吾不能知之想雖聖人亦所不知也
曰然則先王慎事鬼神宗廟之祭祀者何也曰程
子曰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獺有祭鷹有祭皆是

天性豈有人而不如物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
教人耳記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祀五
祀庶人祭其先又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
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是禮也皆是出于報本
追遠純孝誠敬之意而非崇尚虛文而求媚鬼神
也曰先儒言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
神何也曰未嘗試得爲鬼神饗其祭則何以知其
有無與其饗不饗邪禮曰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
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可謂
確言矣曰自己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是言也自

宋以來爲確言未嘗有易其說者先生以爲奈何
曰此以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而成是語然有大
繆人者蓋父母之於子思念之切無所不至然而
纔隔壁而居則其疾痛痾癢之甚雖至死亡亦不
能相通相知也况於久遠祖先之精神隔生人鬼
之殊絕哉理學之弊空言虛論無實得之所致慢
先瀆神之甚也

讀史法

問讀史法曰如讀史記須要看劉項志氣孰壯項王
悲歌曰虞兮虞兮奈若何則其力拔山氣蓋世者

皆出于客氣而不足以爲壯矣漢王及彭城之敗
馳去夏侯嬰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
後常蹶兩兒欲弃之如太史公可謂能形容其志
氣之壯也先儒以爲殘忍者未識英雄之志者也
蓋未有沈溺於妻子之愛而可以建大功立大節
者也聖人之憂天下後世亦有猶英雄之貪其功
者神禹拯生民之難思天下之溺不暇顧其妻子
至於沐雨櫛風股無脂脛無毛而不以爲勞其志
如此舉天下聲色嗜好無足以易吾之此志者豈
不尚哉

朱子曰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
者也故君子必有英雄之氣英雄不必有君子之
志教學者當以君子之行難遽語以英雄之事以
易啓機智功利之心也吾故曰能知聖人之德量
而後可以語聖人之才略也

自古英雄欺人多矣如管仲徵楚人以包茅不入之
微罪而不詰僭竊王號之重罪司馬仲達稱孔明
以天下之奇才而不論將略非其所長呂東萊袁
了凡之輩猶受其欺而不寤也

太極

問太極圖說曰不知曰何也不知曰形乎上者日月星辰雨露霜雪形乎下者山川原隰禽獸草木皆當以圖爲說也至天地造化之神一心運用之妙皆是生生無窮豈容以圖說也哉若可以圖說則可謂已窮而不可謂無窮矣書曰予畏上帝奉若天命恪謹天命寅畏天命語曰畏天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皆謂可致順受寅畏而不可謂所以然也予是以未能達乎所謂太極之理者也曰然則何以爲道之本體教之根源乎曰若柳子厚之天說近世狼子之言固雖出于激談戲語

亦不可謂非來歷根源之說也唯聖賢之教人皆在心跡發見之處未有來歷根源之說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實道教之根源而不可以他求者也宰我問短喪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夫不仁不義之事爲之而不安者是則人人固有之本心恒心其出乎天性之自然謂之性其出乎情實無僞謂之情故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性者萬善悉備萬善之綱謂之仁義禮智故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可見聖賢之言皆平易簡約其事甚邇其理甚易道初不外

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矣若曰天地未闢之時畢竟先有此太極之理固不足以論然善言天者必驗于人故學者不得不求此理于人心未發之時予嘗試求心於此有年而後自知其惑矣凡人心之用神發而後有知神知未發之時固無知也的矣夫以未發無知者而求知夫太極之一理者猶未五采之分於瞽者責六律之辨於聾者也是不獨常人然雖聖人亦無知也必矣吾故以不知爲真知也曰然則何以謂性者萬善悉備也曰此以其知之已發而言曰先儒亦由已發之跡而

推之以言未發之理爾曰其然豈其然乎盍反其本矣見彈思鵠炙見卵思時夜莊周且自知其爲太早之計浮虛之論晉之清談宋之禪學於家國天下齊治之事業何裨補之有後之儒者高唱道體之說虛揭未發之中皆濫佛老之間而非孔子孟之旨至若命有四般五常互具之言聖學範圍天命圖說之作不自知攝踵智顛湛然比肩知禮淨覺而遠乎日用彝倫之實行踈乎經世利民之事業者實爲此也閔哉

天民先生遺藁
卷之三
門人 渡邊毅 編次

天民先生遺藁

復誠所先生書

門人 渡邊毅 編次

去月二日十八日賜書皆已拜復矣不審達否比日
尊體佳勝家事前書中已悉矣爾後無事茲不復有
陳春初所奉書略陳語孟字義童子問間有可疑者
來教云字義之中未見有可疑者但情字條下有所
不明白耳而略疏其說以教于弟又且聽弟以詳陳
其所見幸甚幸甚弟之所見稍異於先生之所見字
義一書可疑者十而七八不獨性情之說也而其最

所當辯究者莫急於仁義性情之說故前書特陳字
義中仁義性情之說可疑耳而今亦就來教敢再陳
所見以終鄙說請先辯以仁齋之說大繆於孟子之
意而次以宋儒似是之非也童子問曰有人則有性
無入則無性道不待有人無入本來自有之物充於
天地徹於人倫語孟字義曰人之性善者也仁義禮
智天下之德而善之至極者也其言雖不一大抵以
爲仁義禮智天地自有之物非人性之所有也仁齋
一生之學悉備於此數語其所以爲得鄒魯之正派
者只自負此數語以宋儒之說爲悖於孔子孟之說而

啾啾辯說者亦只主張此數語字義童子問等書若
于萬言敷衍此數語者居於半焉是先生之所熟問
審知而不復待第之贅陳矣夫以仁義禮智爲外物
爲非性爲非內者則是告子之說也若孟子之言則
不然曰仁人心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
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又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
是非之心智也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
有之也其直斥告子之說之非也曰長者義乎長之
者義乎此明義之果在內而非由外也孟子之時聖

學不明人失其德不自知仁義禮智為其性者不但
一告子而已天下皆是也故孟子七篇之旨多在明
仁義禮智之為性而其與告子辯者既為明盡矣而
仁齋復尋告子之舊窠唱仁義非性之說而自以為
至珍至寶以為鄒魯之正派而高自標榜矣夫告子
尚以仁為內特以義為外而已然而孟子以為邪說
以為害仁義深辯痛拒而不餘其力也後世程朱之
說其實雖異於孟子而以仁義為性之名未之有改
也仁齋知尊孟子而反曰仁義禮智非性也何其言
之異也可惜可歎可怪可駭吾不知其何由也孟子

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仁義禮智我固有
之也則仁義禮智非性而何非內而何蓋四端即是
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即是四端四端仁義只是一物
無優劣之可等無分別之可容仁齋卻謂人性所有
只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善者也仁義禮智天地
自有之物善之至極者而非人之性也一則曰善一
則曰善之至極強立優劣妄生分別以四端為小以
為不是仁義禮智而欲別求所謂仁義禮智於天地
之間可謂騎驢覓驢也予嘗不察其說之可否而姑
從事其語而求所謂仁義禮智於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之外於天地事物之際者有日焉而日無見焉耳
無聞焉卒不之有得也非吾不能得也四端之外更
無仁義禮智之可求也而仁齋主張其說自爲孔孟
之正宗不啻自失其德而不知也亦使聽其說者皆
不知其德而別求所謂仁義禮智於烏有之地茫茫
蕩蕩如求亡子卒歲窮年無所底麗此第所以不能
無疑於仁齋之說也請復辯宋儒之說似是而非者
孟子以仁義禮智爲性宋儒亦以仁義禮智爲性其
言一也而其所以爲不同者何也仁義禮智之名同
而仁義禮智之實異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端本也猶言仁義禮智之根本也蓋謂仁
之行於事物之際其用至廣至多然而只此惻隱之
心仁之根本而千條萬緒發出焉堯舜之德光被于
四表周孔之聖立準於萬世亦只此惻隱之心爲之
根本自聖人至於塗之人其人品之高下倍蓰什佰
而無算焉而其日用之間接物之際君之仁臣之忠
父之慈子之孝夫婦之愛兄弟之友朋友之信隨感
隨應千彙萬態者亦只鈞之惻隱之心爲之根本外
此四端更無仁義禮智惻隱之心仁也故人能存此

心謂之仁人放失此心謂之不仁者以此心施政謂之仁政以此心立教謂之仁教凡以仁稱者皆以惻隱之心爲之本也羞惡之心義也故士而能存此心謂之義士民而能存此心謂之義民能從此心而不變其節操謂之義婦凡以義名者皆以羞惡之心爲之本也辭讓之心禮也故施之於家國謂之禮典見之於肢體謂之禮容以之制器謂之禮物以之脩辭謂之禮辭凡以禮稱者皆以辭讓之心爲之本也是非之心智也故人而智者智將事而智謀智慮凡以智稱者皆以是非之心爲之本也是所以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卽仁義禮智之本源而此上更無本之可求更無源之可尋更無來歷更無去處仁義禮智之最上頂究竟頭到此極矣無復向上可求矣孟子四端之說其意蓋如此矣宋儒以謂仁義禮智者性也理也體也四端者情也發也用也故其解端字曰端緒也言仁義禮智之本體發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緒見焉四端不是仁義四端之所以然者方是仁義也則此以仁義四端析爲二物是亦大異於孟子之旨矣予始不知其說實不可從而求所謂仁義禮智者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一層上而察之於

應事接物之際觀之於閉關靜坐之時有時乎戚然而隱於衷此所謂仁乎徵之於其言則是惻隱也情也仁之用也非仁也非性也有時乎忸怩而愧乎內此所謂義乎是羞惡也情也義之用也非性也非義也有時乎退乎卑遜之心生焉是禮乎是辭讓之心也未可謂之禮也有時乎判然辨別之心發焉是智乎是是非之心也未可謂之智也端居而思之反覆而驗之知之所識心之所覺凡瞭瞭于心目之間者只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宋儒所謂仁義禮智之用者指以爲情者而於宋儒之所謂體者理者性者真

仁義者未之有得也而更欲復泝其源技其根必得一識真面目而強探力索體究認察費精盡神者幾日子矣非功夫不勤非志氣不至而不見些影響不見些踪跡亦終不之有得也自後追思之非吾不能得之罪也其實四端之外固無可得之物也彼不知四端實有之德卽仁義禮智也而曰此用也非體此情也非性也欲以求無形無影實無有之物以爲體爲性爲仁義禮智何其說之謬也可謂頭上安頭也若非虛見則必妄見今夫火不謂之火而謂火之所以然者是火也而可也乎水不謂之水而謂水之理

是水也而可也乎四端不謂之仁義而別求所謂所以然之理而以為仁義禮智者亦何以異于此端訓本訓首其來久矣至朱子始改其說以本為末折一為二根本實有之四端輕視之於外面而以為緒末空虛實無之理創立之於裏面反以為根本也甚矣其說之謬也而窮其所由端之一字為之靠證則此又不可不反覆辨明也端之為首為本固也而亦不可謂不容訓緒也既訓本又訓緒則四端果為本歟或為末歟孟子之意似未可的識且世之以訓詁求是非決去就者或猶豫狐疑不能不亡羊於其所適

從則亦不可不復別建明證以祛之惑矣今考其言有之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到於此已抹殺端字則謂之本亦不須添也况又須說為末哉端之為本不可復容疑也可見孟子之意四端即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即四端矣性者生也四端之心與生俱生也故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由是觀之則孟子所謂仁義禮智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非朱子所謂理也宋儒說性其名雖同而其實實異乎孟子者盡相岐於茲矣此言也實孟子之本旨而非弟妄

天民遺言
爲之說也弟豈好辯哉亦不得已也王氏有言夫學
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孟不
敢以爲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孟者乎求之於心而是
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况其出於
孔孟者乎弟雖不忍於背馳朱子仁齋之說然以切
不忍於侮慢孔子孟子之言也嗚呼孟子沒而聖學
不傳漢唐諸儒訓詁之務至宋儒始知聖學之可講
而又能尊信孟子然而孟子之意不得明白如此如
仁齋亦知疑宋儒之學非孟子之旨其說似矣而至
乎其自爲說殆天淵燕越而孟子之意愈沈益晦矣

斯道斯學孔孟以後二千餘年至于今日終無得正
宗而天下之學者唯程朱之後焉二三十年來仁齋
之說亦稍少行於其間誤解異說目擩耳染其惑非
立談之可以能解矣况若先生亦厭宋儒之說從事
於仁齋之學者于茲有年矣但恐先入爲師他說或
不易遽入焉辯如孟子之雄文如韓氏之暢尚或不
能以一書遂獲伸其意於左右况弟之辯訥而筆拙
乎累言繁說庶幾以得少達其意也故又再陳其略
焉四端人性之所有而非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天下
之德而天地自有之物非人性之所有也以四端仁

義爲判然二物而求仁義於人身之外者是仁齋之說也仁義禮智爲性惻隱羞惡爲情惻隱羞惡不卽仁義仁義不卽惻隱羞惡也四端仁義就人心中析而爲二者是宋儒之說也一則求仁義於人身之外一則析仁義四端於人心之中雖其說大異而其至於不知四端卽仁義則一也四端人性之所有卽是仁義四端之外更無仁義者是弟之所見而斷斷然深信以爲孔孟之正旨者也不識先生以爲如何夫仁義性情學問之大路頭大緊要於此一差無往而不差最所當先辨明也故專論此一事而未敢他

及焉近草性情疑六條性情心解一篇未就訂定故不敢備高覽其餘字義逐條可疑者自後陸續開陳以請質正如弟果墮於僻見而先生更有會通又明以牖弟當自速改以歸於至一之地伏乞必不惜往復以終餘教寶永戊子三月六日亮再拜

天民遺言卷之六 松山晤語 予頃年通書於管子竊議學術今茲仲夏浴于道後

松山晤語

予頃年通書於管子竊議學術今茲仲夏浴于道後
溫泉遂至松山始晤管子談及學術管子曰某生世
祿之家叨藩府之高寵身膺重責望貴敞封是以日
夕惕厲讀書講理冀脩己積德以圖酬恩眷之萬一
然而資性淺陋學不得其要己未有脩德終無積常
以此為憂也為之如何請舉示予曰論學欲言之直
予實愚蠢敢陳瞽言幸寬貸焉尊兄之言可謂切問
矣而予恐尊兄未知何物為己何物為德也能知己
能知德而後脩可論也積可講也記曰能盡其性則

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說者曰盡其性了而後始可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了而後始可以盡物之性盡物之性了而後可以贊化育參天地其工夫有次第其造到有漸次盡一層而後又進一層也予則以爲盡其性盡人物之性贊化育參天地皆是同一時事盡人物之性而方始盡其性也非盡其性了而後方去盡人物之性也盡人物之性卽是贊化育參天地非盡人物之性了而後方去贊化育參天地有則齊有無次

第無前後人而君臣父子男女老幼物而飛潛動植各盡其性而吾性始盡矣人未盡其性則吾性之未盡也物未盡其性則吾性之未盡也凡講盡性於人物遂生之外用功於一念動靜之間而自以爲盡其性者實非子思子之意也能知此說則知脩己之說矣今兄是國之巨室而君民士庶皆所資其力則君民士庶卽兄之己所在也君非之不格則兄之己未脩也民生之不阜則兄之己未脩也士風之不淑則兄之己未脩也君心莫不正民生莫不厚士習莫不美而後兄之己始得脩矣若夫不知用力於此者必

也徐其言緩其步其坐也如土偶人終日默然見鼻
自於蒲團上如坐禪僧如持律師實不可謂不用其
力者也然而豎儒腐生之所謂脩己而非堯舜禹湯
伊傳周召之脩己也請論積德焉世之用力於積德
者必端坐于一室之中讀幾行之腐墨分錙銖於章
句較分毫於訓詁統萬殊於一本散一理於萬事沂
濂洄洛比陳偶饒精極牛毛密入蠶絲薪積塵堆空
論虛說於靈臺方寸之間夜以繼日兀兀窮年亦不
可謂不用其力者也然而斯文村究之所謂積德者
而非公卿大夫豪傑英俊之積德也德也者得也久

之得此喜則笑哀則哭是到而知是非來而知非
輿影隨鏡照圭合不假脩為不待補湊矣是故見君
非於政事之間則必有以憂而諫諍之思必繼焉所
謂德也見頽靡於士風之際則必有以憂而倡率之
志必從焉所謂德也見怨讟於民瘼之中則必有以
憂而惠恤之念必生焉所謂德也凡事之接我者自
小而大自緩而急自微而著必從吾心之好惡是非
而不敢違不敢懈自時而日而月而年死而後休焉
亮所謂積德者如是焉耳矣今兄此之不務而徒脩
己於一室之動靜求功於一念之起滅以爲潛德以

爲默脩而未聞有一言之格君未見有一策之施民則亦可謂失其務矣乎尊兄請試思焉坐客曰吾子之言不爲無所見然而管兄資質取謙有不欲以賢知先於同列者答曰請再狂言以予觀此則兄輩未知謙之義謙其未易稱也古之聖賢仁加於生民澤被於萬世天下推其功兆庶稱其德然而其自視欲然不敢有一毫滿假之意尚且禮賢下士廣攬衆益如此而後謂之謙也後之所謂謙則不然其語言厭厭然其動作憚憚然居其位而一議未立曰吾恐人之未我信也當其職而一策未施曰吾恐人之未我

足也緘默充位局促備員而自以爲謙抑謂之退怯而可也謂之畏縮而可也謙何之望哉必也君非格士風懿民瘼除而已始得脩德始得積功施於一世名顯於四方而自視欲然一無所有一無滿足之意則古人之謙或可庶幾歟言未既管兄乃奮然而起躍然而嘆曰切哉言也悉哉說也某受羈於儒先之說者久矣時得教於東牘之間稍知容疑於舊說而資性柔暗切磋無一人先入爲師舊習作祟動牽虛渺卒疎實用今日獲聽脩已積德之說親切痛快實徹骨髓自覺學問之欄柄真入手矣請自今敢竭駑力

鞠躬盡瘁決不保位素飭以負今日誨言之意矣顧予之言之戇可謂狂瞽之甚而管兄不有一毫厭逆之色反垂勸賞如此其受言之量可謂踰人一等也而剖舊謬於一言之下又可謂一日千里也淹留旬日管兄待予意極款曲講學論業日夕不倦益見其志向之厚有不可及者也歸期日迫送以高序予學術朴陋慚無麗語綺文以報瓊琚因謂向之所論其說雖無玄虛之可聽無高遠之可喜而與儒者之所講大相徑庭然而於禹湯文武伊傅周召之學或不_至燕越之甚而於管兄之學或有涓埃之益則不當

復求他說乃錄蕪言以處焉正德壬辰六月十一日
丹波并河亮謹錄

孟子條答

復高橋淑

辱書審起居住勝感慰兼到見示孟子說數條因蹟之間講學不倦實足以見我兄之篤志略條鄙見以酬垂示

移粟移民章詳來意似疑移民間之粟不可以為惠愚意以為葵丘之盟禁遏糴則戰國之時或有雖封內禁民之私糶賣其粟於隣郡域民以封疆之險則雖國內禁民之自相移徙而今惠王皆放其禁而任民之所欲則河東得糶買河內之粟而緩其急河內得糶賣其餘蓄於河東而獲其贏利河東之流民轉

移執作得以營目前之衣食河內之居民資其工力
得以成其開墾造營兩得其利而不見其害皆固荒
年之小惠也而比之於先王之仁政則實溟渤之勺
水也故孟子以五十步百步喻其惠之不足以爲惠
也孟子謂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則所移是民間之粟
朱註不可謂無的據也移粟移民之爲惠其說意不
外此然鄙說亦出想像意料別無明據不知適其事
實否然而此皆魏營之小惠固非先王之仁政而不
可以爲治國之法則是沒緊要事不要澁究討事實
但至來書曰移粟移民一小邑猶不可轉移况河內

河東之大乎則有大可論究者愚謂一小邑則實不
可轉移而大國則可轉移也何則一小邑之粟所積
幾何移之他邑而所救幾何而小邑之積盡輸之彼
則其邑亦已自困小邑之容流民幾何流民之執作
賣傭可營衣食者幾事真如黔婁之衾覆首則足見
掩左則右露無其利而有其害此小邑之民粟所以
不可相轉移也大國則不然其所積固多移之足以
救彼之乏而民之來徙者執作營爲其得生意之道
廣矣兩得其利而共不見其害此大國之所以可移
也宋王介甫青苗之法曾試之於一方而民實得其

利施之天下則有不勝其害者凡事固當以小推之
大而又宜於大而不利於小者有可施於小而不可
可加於大者此有志於事為者最所宜講明而非章
句訓詁小說話之比也故論及葛藤賢意以為如何
交鄰國章仁者以大事小來書疑朱註以字字換
事字之非其說自有理然而小之事大論其實則聽
從伏事大之事小論其實則周恤撫字而孟子下語
共用事字不存高下實失穩當不若朱註以字字換
事字低昂酌宜而得其停當朱註不可全非也然而
不知此是孟子語話大有機權處緊要字眼也蓋齊

宜之病在鹿厲傲狠好敵於人而不肯下於人孟子
看透其病根所以故為聽從服事下於人之語以陰
消其傲忿之病此是消導之輕劑也其藥果敵於病
故纔及于喉而伏症暴發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於
是孟子亦為處因用之劑曰王請大之此是醫家療
病以熱治熱從治之法也忽彼忽此隨症改劑見風
使帆非此等眼明手快則爭得縛龍搏虎真名世之
高手七篇及論語中多具此機儒先不理會其意卻
為擇一箇極穩極當之字如村學檢庠生之文字改
金根為金銀也尚質賢意

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古註以為諸侯自取喪亡之道
賢意從古註愚意亦舊從古註今因來喻而益斷朱
說諸侯附庸縣邑之解不可從也
故國章今日不知其亡也朱註為亡去而不知賢意
從陳伯玉之說為不知亡失其官愚未淺領來意之
所在也所謂亡失其官者其職有關失之意乎或謂
其官為同僚權寵所奪乎大抵來說不見有勝於朱
註其利不十不變其器其說無大利害則從舊說為
可也兄固精別諸說今斷從伯玉之說意必猶有明
說蓋愚偶不通來意也請賜再教

齊人伐燕勝之章論文武之事來意甚見的實諸儒
之說實含糊不決皆因不達孟子君為輕民為貴之
義然而其說亦實重君臣綱常而又崇聖賢不富天
下之意此亦一道也不可輕易說壞也凡此一段事
古今大議論此等處實難與拘儒俗士說又不可為
晚生輕浮輩容易說破焉真可與達者言不可與癡
人說也

或問曾西章來書論孔孟稱管仲之異其說甚當但
朱註所載楊氏之說亦就本文品題子路管仲謂之
旁論剩語則可也未可以鑿斥之也猶待賢論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章來書云塞于天地之間者孟子極贊其大耳非如先儒天人一同及此氣天地之正氣等之語甚說來歷也愚意同來說每說如項羽云力拔山氣蓋世只是自贊其力之強勇氣之高邁耳其實山如何可拔世如何可蓋堯典曰洪水滔天水害雖巨如何浸天凡經傳中此等之言皆是形容張大之辭舉以為實說真癡人前說夢也中庸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註我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我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等之語皆與此同誤可謂虛論妄說可怪之甚也賢兄已看破此章之誤則此等之

誤意已洞然無疑焉然而中庸之書稱為道之蘊奧而舉世皆為晦菴所誤可嘆之甚故論次附及知言節來意以孫疏為詳悉不知與朱說有何異同孫疏八九年前讀過今不記其說如何此章文意朱註大抵為順妥弊笈今不藏孫疏後待檢尋再答來喻

鄙答條陳不敢自是實希質正不惜再諭淺望深望書聯數紙倦甚草草奉復不罪之禱八月二十五日并河亮再拜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性情疑 六條

語孟字義情字條下不可解者尤多矣逐條致疑以請質正

情者性之欲也以有所動而言故以性情並稱樂記曰感物而動者性之欲也是也

動與靜對今以動為情則不得不以不動為性苟以不動為性則所謂養性盡性者如何下手如何

做工夫動則可見不動之時虛虛寂寂何有可見動是已發不動是未發畢竟宋儒已發未發之說

也仁齋痛辯已發未發之說而今又踏襲故轍只

少改換頭面耳且感物而動者性之欲也此語於字義性條下已辯其非而今復取之以為解情之證前後相矛盾是可疑也

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四肢之於安逸是性目之欲視美色耳之欲聽好音口之欲食美味四肢之欲得安逸是情

目之於色即目之欲視美色也耳之於聲即耳之欲聽好音也口之於味即口之欲食美味也四肢之於安逸即四肢之欲得安逸也只此一事豈容性情之別耶字義以四於四欲字強生分別一以

為性一以為情甚可疑也

父子之親性也父必欲其子之善子必欲其父之壽考情也

父子之親是虛欲子之善欲父之壽是實欲子之善即是父之親也欲父之壽即是子之親也亦只一事詞有虛實詳略耳譬猶直字單言則曰直詳言則有曰有無曰無是也豈可以言之詳略別而為一哉是亦可疑也

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言或大或小或緩或急物各有所好故謂之情也

情實也。孟子之意言物之不齊，或大或小，物之實也。未見有好之意字，義強解，以為好之義，甚可疑也。

孟子又曰：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言為人所榮，天下之所同好，為人所辱，天下之所同惡，人指我以為禽獸，非人之所欲，故曰是豈人之情也哉。

孟子曰：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蓋言人見失本心之人所行，類禽獸也，而以為此人未嘗有才焉者，然而此人性本

善陷溺其心，而如彼，是豈人之本實也哉？孟子之意如此，直截分明，未嘗有榮辱好惡人指我以為禽獸，非人之所欲之意，是亦以情字強為好之義，故為是曲說，亦可疑也。

晦庵以四端為情，尤無謂。孟子明曰：四端之心而未嘗曰四端之情，可見四端是心非情。又註大學指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為情，然大學亦曰：正心而不曰正情，可見忿懣等四者是心非情。晦庵以為心統性情，而以性為心之體，情為心之用，故有此說，殊不知心是心性，是性各有用，功夫處情只是性之動而屬欲。

者纔涉乎思慮則謂之心若四端及忿懣等四者皆心之所思慮者不可謂之情也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乃顯然有形者非心而何若不謂之心而謂之情則將指何者爲心乃悉廢心字而獨用情字可也而古人以喜怒哀樂愛惡欲爲七情蓋言情之品有此七者謂喜怒哀樂愛惡欲卽爲情則不可也凡無所思慮而動之謂情纔涉乎思慮則謂之心若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設無所思慮而動則固可謂之情纔涉乎思慮則不可謂之情分限甚明學者當以意理會

此一條最露破綻不可不辨明矣子墨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當是時不思不慮隨見而動隨感而應不假一毫思慮安排豈商量斟酌其可惻隱與不可惻隱而後方始惻隱哉可見四端之心不必涉乎思慮也若曰涉乎思慮謂之心不涉乎思慮謂之情則四端之不涉乎思慮者非情而何哉此不實知性情而強就言語說辭上而立言以非晦庵是以燕伐燕吾未知勝敗之所在也且夫四端之不假思慮仁齋亦言之於四端之心條下曰四端之在我猶手足之具

于吾身不言而喻，不思而到，是言實為得孟子之旨。而今又自悖其說而曰：四端者心之所思慮者，蓋無實所見而妄為之解。故說彼說此，不免自有此漏洩也。

性情心解

學墮于訓詁，而聖賢之學荒矣。訓詁也者，虛名也。非聖賢之所謂學也。名實之實也，有是實而有是名，未有無是實而有是名者也。今夫黃金白璧，天下之至寶也。苟其金玉富有乎我，則雖未辨其名，亦無害為有寶之人也。故務得其實，則略其名亦可也。不務其實而徒求其名義，則不可也。古人之論學也，必有其實，非知後世不求其實而空論其名也。古人論學，其言不一，然其大本專在性情心三者。故宋儒亦曰：致工夫久矣，其言曰：心者性之郭郭，又曰：心統性情。曰

性卽理也其目則仁義禮智情者性之動也其目則喜怒哀樂愛惡欲又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都是情是皆其所指雖不甚相遠而心性情三者判然爲別矣予取此說以質之於孟子其義不同也孟子答性善之問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如此則性情二者固相混矣而其下承之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則心亦無別矣且夫惻隱羞惡所謂情也當曰惻隱之情羞惡之情而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則情心之別亦已蔑矣固非如註家之說判然有區別也於是自謂聖賢之教必務其實苟得其實

則假使未辨其名亦無傷爲有德之人也然而語而不詳擇而不精亦非善學者其善學者當求在我者而不可以外求也夫懼然而喜勃然而怒愀然而哀釋然而樂愛其可愛惡其可惡欲其可欲此七者我皆有之除此而欲別求所謂心者則無形可見無迹可尋於是果知其未始有心情之差也惕然而惻隱赧然而羞惡退然而辭讓的然而是非此四者我固有之外此而別求所謂性者亦無形狀之可見於是復知其未始有性情之異也孟子答性善之問以情善則豈外情而別論性者也哉惻隱羞惡謂之心則

亦豈外心而別說情者也哉若註家之說則以仁義
為性為理以惻隱羞惡為動為用其意以謂炎上火
之用而非其性潤下水之用而非其性炎上潤下之
所以然是性然而火之炎上也可見水之潤下也可
睹而至于其所以然口可言而目不可見且謂心譬
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然而已發
之情可見而未發之性不可見統斯二者而謂之心
則吾未知心之所妥帖也宋儒以性情心判然為三
而其實可見者唯情而已心與性皆為虛名非止與
孟子之旨背馳微之人心實不相合矣蓋孟子所謂性

善也者乃謂情善即是四端之心也吾故曰性也情
也心也本一物豈容有二三然則其所以異其名者
何哉是因其所指之處而少不同耳性者生也四端
之心與生俱生也情者實也心者體中之名也凡皆
心也自其不假人為而謂之性觀天命之謂性父子
之親天性也之類而
可見其情實無偽而謂之情觀此豈人之情也哉物
之類而可見自其以思為職而謂之心觀心之官則思及以
體之類其實一也學者必欲指其孰為心孰為性為
情何不思之甚也予作之解亦不得已也學者由是
而求焉則聖賢之旨將煥然復明矣然空論虛說捉

風摸影而非一，二精體實踐則亦訓詁之學也。故曰：學墮于訓詁而聖賢之學荒矣。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附

天民先生并河君墓表

自孟子歿以來學術遂為天下裂有學一先生之言
暖暖姝姝不復廣求者有黨枯竹護朽骨專其所學
訾其所異者或駘于濶玄高妙之域或局于訓詁講
說之末皆不足以發明聖經而見諸事業也 先生
生乎千載之後卓然不牽於好惡詣理既精信道又
篤參觀徧考公而且博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
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於是
聖人之經旨將煥然而明矣 先生諱亮字簡亮其

先丹州之桑田人也天資聰明寬洪容物志氣豪邁
果毅有謀其接入外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
知其君子人也平居講究經世之大體討論致治之
要道皆原之於語孟與尚書以發露聖人之大業大
法先生初學於仁齋盡究其說然若仁義性情之
解不能無所疑於是奮然發憤日夜研究欲自得孔
孟之正旨察之應事接物之際觀之起居語默之時
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就實商量始得其真其言曰四
端之心卽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卽四端非四端之外
別有仁義自其與生俱生而言之則謂之性自其情

實無偽而言之則謂之情自其以思爲職而言之則
謂之心其實一也學者必欲指其孰爲心孰爲性爲
情何不思之甚也其說簡易直截使庸人小童皆可
積學以入聖人之道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享保三
年戊戌四月八日疾卒享年四十葬于洛東歌中山
之陽會葬之人皆揮淚曰自先生亡使吾無所倚
賴而生以爲恨嗚呼先生自幼居洛及壯丁考儉
齋妣永田氏之憂服喪通六年故未求仕家貧財匱
非有恩威賑濟以親其人苟不忠實篤行之至安能
使人如此哉嘗語門人曰凡天下之事皆以名責實

故名不可不慎吾雖講經典而不欲得村夫子之稱
若揭名榜吾謂天民者乎所謂達可行於天下之意
也故門人相與私謚曰天民先生尊信其學慕尚
其志者恨惜其不幸早世而不能見之事業乃作石
以表其墓

門人渡邊毅謹撰

天民遺言卷上

